



是此

其于思 睥目突

王孫滿對楚子

春秋左傳卷九

文公盡十八年

毛中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

討前年逃厥貉會

夏叔仲彭生

會晉卻缺于承匡

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彭生叔仲惠伯卻缺冀缺

秋

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

得臣敗狄于鹹

鹹魯地

十一年春楚子伐麋成大心敗麋師於防渚

成大

心子玉之子大孫伯也防渚麋地

潘崇復伐麋至於錫穴

錫穴麋地夏

叔仲惠伯會晉卻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于楚者

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

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伊 1
門 665
卷 5

防渚

防渚

左傳

卷九

防渚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八年意諸來奔歸不

書史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往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鄭瞞侵齊

鄭瞞狄國名防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風之後漆姓

侯叔夏御莊叔莊叔繇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

駟乘四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僑如鄭瞞

國之君蓋長三丈獲富父終甥搯其喉以戈殺之僑如不書賤夷狄也

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二子因初宋武公之世鄭

瞞伐宋在春秋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彤班御皇父充

石皇父戴公子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

敗狄于長丘長丘宋地獲長狄緣斯緣斯僑皇父之二

子死焉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彤班獨受賞宋公於是以前賞彤

班使食其征門關門謂之彤門晉之滅潞也在宣

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魯桓之鄭瞞

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榮如焚如之弟焚

欲其兄弟仲季相次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

十五年一百二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

於人王子成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周首齊邑濟

北有周衛人獲其季弟簡如伐齊退走鄭瞞由是

首亭

遂正長狄之種絕邲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安處也夫鍾邲邑

國人弗徇徇順也為明年邲伯來奔傳

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邲伯來奔稱爵見公以杞

伯來朝復稱伯舍夷禮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既嫁成人雖見出棄猶以

恩錄其卒夏楚人圍巢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秋滕子來

朝秦伯使術來聘術不稱氏史略文冬十有二月戊午晉

人秦人戰于河曲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六崩也稱人秦晉無功以微者告也皆

陳曰戰例在莊十一年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負亭負即鄆也以其遠偏外國故帥師城之

絕

傳十二年春邲伯卒邲人立君太子自安於外邑故太子以

夫鍾與邲邲來奔邲邲亦邑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非公

寵叛人故書曰邲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既尊以

故不復見其竊邑之罪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公即位始來朝且請

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不絕昏立其姊以為大

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既許其絕故不言杞書叔姬言非

女也女未笄而卒不書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若

曾孫羣舒叛楚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夏

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秋

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

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

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大器圭璋也

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徼要也

公伯禽也言願事君以并蒙先君之福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

諸執事以為瑞節節信也出聘必告要結好命所

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藉薦也是以敢致之襄

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賄贈也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令狐役在七年羈馬

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林父代郤

缺將上軍代箕臾駢佐之伐林欒盾將下軍欒枝

胥甲佐之胥臣子范無恤御戎代步以從秦師

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

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七年奔秦

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

我師也臾駢趙盾屬大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

也側室支子案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弱年少也又未嘗涉知軍

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

焉其可肆晉往而退也秦伯以璧祈戰于河禱求勝十二月

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

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

軍吏曰將有待也待可擊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

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信三十三

一命命部缺為卿不在軍帥之數然則晉自有散位從卿者秦以勝歸我何以

報乃皆出戰交綏司馬遷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

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交綏秦行人夜

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請相見也然

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

常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薄迫也晉甲趙穿當軍門

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

險無勇也乃止晉師止為宣元年放晉甲傳秦師夜遁復侵晉

人瑕城諸及鄆書時也

經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無傳

再同邾子遯蔣卒未同盟而赴以名自正月不雨至于秋

七月無傳義與大室屋壞大廟之室冬公如晉衛侯會

公于棗杏地狄侵衛無傳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

盟十二月無己丑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鄭棗

地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詹嘉

晉大夫賜其瑕邑令帥眾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晉人患秦之

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諸浮晉地趙宣子曰隨

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六年賈季奔狄中行

桓子曰請復賈季中行桓子荀林父也僖二十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為氏能

外事且由舊勳有狐偃之舊勳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

殺陽處父故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不可犯以不義

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

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逸魏壽餘畢萬之妻請自

歸于秦秦伯許之許受其邑履士會之足於朝躡士會足欲使

秦伯師于河西將取魏人在東今河北縣於秦為在河之東

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

先欲與晉人在秦者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

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

辭行示已無去心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

河言必歸其妻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策馬槓臨別授之馬槓

示已所策以展曰子無謂秦無入吾謀適不用也情繞朝秦大夫

示已覺既濟魏人謀而還喜得士會秦人歸其帑其處

者為劉氏士會堯後劉累之姓邾文公卜遷于繹繹邾

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

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

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

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

左右以一人之命為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為主一人之命各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

弱故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秋七

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簡慢宗廟使至傾頽故書以見臣子不共冬

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杏請平于晉公還

鄭伯會公于棗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衛貳于楚畏晉故

因公鄭伯與公宴于棗子家賦鴻雁子家鄭大夫

鴻雁詩小雅義取侯伯寡恤鰥寡有征行之勞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季文子

曰寡君未免於此言亦同有微弱之憂文子賦四月四月詩小雅義

取行役踰時思歸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鄭

祭禮不欲為還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采薇詩小雅取其豈

敢定居一月三捷許鄭伯拜謝公公答拜為鄭還不敢安居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無傳告邾人伐

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七年盟于扈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

國穀熟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字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

所存故公至自會無傳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邾

成君晉趙盾不度於義而大興諸侯之師涉邾之竟見辭而退雖有服義之善所與者廣所害者衆

故取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既許復之故從齊大夫例書卒

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舍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舍已即位弑君例在宣四年

年宋子哀來奔大夫奔例書名冬單伯如齊單伯卿

士為魯如齊人執單伯諸侯無執王使之例齊人執

子叔姬叔姬魯女齊侯舍之母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

傳十四年春項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

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奔二禍也歸復

福懲不敬也欲使怠慢邾文公之卒也在前公使

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子叔

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

施於國驟數也商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

以繼之之家財盡從公及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

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

楚者服從楚者且謀邾也謀納捷菑秋七月乙卯夜齊

商人弑舍而讓元元商人兗齊惠公也書九月曰

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不為君

將免我乎爾為之言將復殺我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

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

殺昭公五年齊弑懿公七年晉弑靈公史服晉趙

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八百乘六萬

邾人辭曰齊出矍且長矍且定公宣子曰辭順而弗從

不祥乃還立適以長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

叛王孫蘇王孫蘇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

訟理之尹氏周卿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復使親楚

莊王立穆王子也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

儀守而伐舒蓼舒即羣二子作亂城郟而使賊殺子

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國楚

莊王幼弱子儀為師王子變為傅盧敗黎及叔康誘之遂殺鬬克

及公子變盧今襄陽中廬縣戢黎廬大初鬬克囚

于秦在僖二秦有殺之敗在僖三而使歸求成成

而不得志報無賞公子變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

亂傳言楚莊幼弱國內亂所以不能與晉競穆伯之從已氏也在八年魯

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穀也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

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不得使與聽政事終寢於

家故出入不書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

之子弱子孟獻子請立難也難穀弟許之文伯卒立

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

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請以卿禮葬宋高哀為蕭

封人以為卿蕭宋附庸仕附庸還升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

奔出而待放從放所來故曰遂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貴其不食

汗君之祿辟禍速也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人

不暇故三月而後定書以九月明經日月皆從赴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

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猶言某用襄仲使告于王

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昭姬子叔姬曰殺其子焉用其

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

恨魯恃王勢，又執子叔姬，欲以耻，以求女，故。

經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

來盟，華孫奉使，隣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夏，曹

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大夫喪，還不書，善魯

之恩，崇仁孝之教，故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

牲于社，非禮也，單伯至自齊，晉卻缺帥師伐蔡，戊

申入蔡，傳例曰：獲，秋，齊人侵我西部，季孫行父如

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將伐齊，晉侯受賂而

列，序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人以王故來，

直出者，齊侯侵我西部，遂伐曹，入其郭，郭也。

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因晉請齊，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

華孫，貴之也，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贊幣，賓主以

率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

事而自重，使重而事敬，則魯尊而禮篤，故貴而不

名，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

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耦，華督，曾孫也，

二年，耦自以罪人，子孫故，請承命於亞旅，亞旅，上

不敢屈辱魯君，對其宴會，魯人以為敏，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夏，曹

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

也十一年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齊人或為孟氏

謀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白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

阜堂阜齊魯竟上地飾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

卞人魯卞惠叔猶毀以為請敖卒則惠叔請之至

邑大夫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殯于孟氏之

禮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

國故也為惠叔毀請且國之公葬視共仲制如慶

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聲已惠叔母怨敖襄仲欲

勿哭怨敖取惠伯曰喪親之終也惠伯叔雖不能

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各盡其美救

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

道也子無失道何怨于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他年其二子來敖在莒孟獻子愛之聞於國獻子

子仲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

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

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鮑一人門于房丘皆死句

房丘魯邑有寇攻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

門一子禦之而死

于社非禮也得常鼓之月而於社用牲為非禮天子不

舉去盛伐鼓于社責羣陰伐諸侯用幣于社社尊

侯故請救而伐鼓于朝退自責以昭事神訓民事君

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訓民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事神尊卑異制所以訓民威儀之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以單伯

等差移且畏晉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拘

故許之廢禮終來致命新城之盟在前蔡人不與不會晉

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兼帥曰君弱不可以怠解

也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勝國

絕其社稷獲大城焉曰入之得大都秋齊人侵我

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

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

謀伐齊也齊執王使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

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明今不序諸侯書曰諸侯

盟于扈無能為故也惡其受賂凡諸侯會公不與

不書諱君惡也謂國無難不會義事故為與而不

書後也謂後期也今既諸侯似為齊人來歸子叔

姬王故也單伯雖見執能守節不移齊侯侵我西

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討已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

也此年夏朝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使王

罪無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

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

不相畏不畏于天詩小雅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

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言畏天威于是保福祿

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

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為十八年齊弑商人傳

經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

及盟及與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于廟今

公以疾闕不得視朔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明公

之實有疾非詐齊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

鄆丘信公疾且以賂故鄆丘齊地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信公

夫人文公母也毀泉臺泉臺臺各毀壞之也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

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稱君君無道也例在宣四年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齊前年再伐魯魯為受弱故平公有

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

侯君間間疾瘵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

納賂于齊侯故盟於鄆丘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

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

臺魯人以為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

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

戎山夷也大林陽丘訾枝皆楚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今上庸縣屬楚之

小麋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選楚地百濮夷也於是申

息之北門不啓備中楚人謀徙於阪高楚險地蔿賈

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

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

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

百濮乃罷濮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

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句滋楚西界也使廬戢黎侵

庸戢黎廬大夫及庸方城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庸人逐之囚

子揚窻窻戢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

如復大師還復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

可師叔楚大夫潘旭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

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楚武王父陘隰地名又與

之遇七遇皆北軍走曰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裨儵魚庸二邑

魚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

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臨品地名分為

二隊隊部也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子越

關椒也石溪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蠻

楚強遂滅庸傳言楚有謀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

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羞進也無日不數于六卿之門

國之材人無不事也有賢材者親自桓以下無不

桓也桓鮑之曾祖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鮑適

而不可以防閑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

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元華督曾孫公孫

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代公鱗曜為司徒蕩意諸

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代華初司城蕩卒公孫壽

辭司城壽蕩之子請使意諸為之意諸壽既而告入曰

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禍及棄官則族無所庇子

身之貳也姑紓死焉姑且也雖亡子猶不亡族在

也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

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

祖母以及國人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襄夫人諸侯誰納我且

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

而使行也行去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

其難若後君何言無以事後君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

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襄夫入周襄王

甸故稱王姬帥蕩意諸死之不書書曰宋人弑其

君杵臼君無道也始例發於臣之罪今稱國人故重明君罪文公即位

使母弟須為司城代意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

虺意諸之弟

經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自閔傳已下終

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夏四

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西當為北蓋經誤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昭公雖以無道

見弑而文公猶宜以弑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明君雖不君臣不

可不臣所秋公至自穀無冬公子遂如齊以督大教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

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

所也卿不書謂稱人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過五月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不

之例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能救魯晉侯蒐于黃父壤晉地遂復合諸侯于扈

手宋也傳不列諸國而言復合則如上公不與會

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刺欲平宋而復不能於是晉侯

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

書以告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曰寡君即位三年

魯文二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

行行朝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

侯偕宣多既立穆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

以朝于執事滅損也難未盡而十二年六月歸生

佐寡君之嫡夷歸生子家名以請陳侯于楚而朝

諸君請陳于楚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事

歲勅也勅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

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將夷往八月寡君又往

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

也密邇比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免免在位之

中一朝于襄襄公而再見于君君靈夷與孤之二三

臣相及於絳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雖我小國則

左傳卷九

歸生自謂也絳晉國都

十八

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敵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尾畏者少，又曰：鹿死不擇音，字聲同，皆相假借。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以德加已，則以人道相事。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鋌，疾走貌。言急則欲陰林於楚，如鹿赴險。命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極。將悉敝賦以待於鯀，唯執事命之。鯀，晉鄭之竟，言欲以兵距晉。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鄭文二年六月壬申，魯莊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魯莊二十五年二月，無壬戌。三月二十日。亦獲成於楚。鄭與楚成。

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令號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趙穿，卿也。公壻，壻池，晉侯女壻。秋，周甘歆敗戎于邠，垂乘其飲酒也。歆，周大夫。邠，周地，河南新城縣北有。垂，亭，爲成元年。晉侯平戎于王，張本。冬，

十月，鄭太子夷石楚爲質于晉。夷，靈公也。石，襄仲楚鄭大夫。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偷，猶苟且。

經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於臺下。秦伯罃

傳 卷九

十九

卒無傳未同盟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不稱

盜罪而赴以名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

如齊書二卿以兩事行非相為介冬十月子卒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弑

以未成君書之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子在喪之稱

無莒弑其君庶其稱君君無道也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以伐魯而有疾醫曰不及

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尚庶幾也欲令先師期死惠伯

令龜以下事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

君亦不聞言君先齊侯終令龜有咎言令龜者亦有凶咎見於卜兆為惠伯死

張本二月丁丑公薨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邠歆之

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斷其尸足而使歆僕

僕御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驂乘陪乘夏五月公游

于申池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則是二人浴于

池歆以扑扶職扑筆也扶擊也職怒歆曰人奪女

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刑其父而弗能

病者何如言不以父刑為病恨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

爵而行飲酒訖乃去言齊人無所畏齊人立公子元桓公

公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

葬也

襄仲賀惠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

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

之叔仲不可

叔仲惠伯

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

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子視其母弟殺視不書賤之

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

伯

詐以子惡命

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

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

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惠伯死不書者史畏襄仲不敢

書殺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其後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

惡視之母出姜也嫌與有罪出者異故復

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

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所謂出姜不允於魯

莒紀公生太子

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

也莒夷無諡故有別號

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

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

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

未見公而文子出之故來不書公問其故

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

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

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

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

以觀德則法也合法則為吉德德以處事處猶制也事以度功度量

也功以食民食養也作誓命曰毀則為賊誓要信也毀則壞法也

也掩賊為藏掩匿也竊賄為盜賄財也盜器為姦器國用也

主藏之名以掩賊為名賴姦之用用姦器也為大凶德有常

無赦刑有常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今亡行父

還觀莒僕莫可則也還猶周旋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

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

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

兆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

度於善度居也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

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蒼舒隤斨檮戴大臨

尤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皋陶字齊聖廣

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

也愷和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魯之號八人亦其苗裔伯奮仲

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

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宣福

也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濟成也以隕隊也

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后土地官

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揆度

也成亦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

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內諸夏外夷狄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

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醜亦惡也此近也尚密也天下之

民謂之渾敦謂驩兜渾敦不開通之貌少皞氏有不才子少皞金天

氏之號次黃帝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

以誣盛德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行也蒐隱也慝惡也盛德賢人也天下

之民謂之窮奇謂其工其行窮其好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

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也告之則頑德義不入心舍之則

歸不道忠信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

謂絲檮杌頑凶無儔匹之貌此二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

至于堯堯不能去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故言堯亦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

繒雲氏有不才子繒雲黃帝時官各貪于飲食冒于貨賄

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

寡不恤窮匱冒亦貪也盈滿也實財也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

者子孫故別謂之饗饗貪財為饗舜臣堯為堯賓

于四門以賓禮眾賢流四凶族而流放之渾

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魍魎遠也放之

四遠使當魍魎之災魍魎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

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

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

徽美也典常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

此八愷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流四舜之功

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舉十六相去四凶也今行父雖未獲

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

於戾乎史克激稱以辨宣公之惑釋行父之志故其言美惡有過辭蓋事宜也宋武

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文公弑昭公故武族

欲因其子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

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戴族華樂

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遂出武穆之族穆族

武氏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孫師莊公之孫公子朝卒使樂

呂為司寇以靖國人樂呂戴公之曾孫為宣三年宋師圍曹傳

春秋左傳卷九

宣公六年春三月... 宣公七年春... 宣公八年春... 宣公九年春... 宣公十年春... 宣公十一年春... 宣公十二年春... 宣公十三年春... 宣公十四年春... 宣公十五年春... 宣公十六年春... 宣公十七年春... 宣公十八年春... 宣公十九年春... 宣公二十年春... 宣公二十一年春... 宣公二十二年春... 宣公二十三年春... 宣公二十四年春... 宣公二十五年春... 宣公二十六年春... 宣公二十七年春... 宣公二十八年春... 宣公二十九年春... 宣公三十年春... 宣公三十一年春... 宣公三十二年春... 宣公三十三年春... 宣公三十四年春... 宣公三十五年春... 宣公三十六年春... 宣公三十七年春... 宣公三十八年春... 宣公三十九年春... 宣公四十年春... 宣公四十一年春... 宣公四十二年春... 宣公四十三年春... 宣公四十四年春... 宣公四十五年春... 宣公四十六年春... 宣公四十七年春... 宣公四十八年春... 宣公四十九年春... 宣公五十年春... 宣公五十一年春... 宣公五十二年春... 宣公五十三年春... 宣公五十四年春... 宣公五十五年春... 宣公五十六年春... 宣公五十七年春... 宣公五十八年春... 宣公五十九年春... 宣公六十年春... 宣公六十一年春... 宣公六十二年春... 宣公六十三年春... 宣公六十四年春... 宣公六十五年春... 宣公六十六年春... 宣公六十七年春... 宣公六十八年春... 宣公六十九年春... 宣公七十年春... 宣公七十一年春... 宣公七十二年春... 宣公七十三年春... 宣公七十四年春... 宣公七十五年春... 宣公七十六年春... 宣公七十七年春... 宣公七十八年春... 宣公七十九年春... 宣公八十年春... 宣公八十一年春... 宣公八十二年春... 宣公八十三年春... 宣公八十四年春... 宣公八十五年春... 宣公八十六年春... 宣公八十七年春... 宣公八十八年春... 宣公八十九年春... 宣公九十年春... 宣公九十一年春... 宣公九十二年春... 宣公九十三年春... 宣公九十四年春... 宣公九十五年春... 宣公九十六年春... 宣公九十七年春... 宣公九十八年春... 宣公九十九年春... 宣公一百年春...

春秋左傳卷十 宣公

宣公 名倭 一名接 又作委 文公 子 母敬嬴 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不

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 卿為君逆例在文四年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

自齊 稱婦有姑之辭 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

夫胥甲父于衛 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 公會齊侯于平州 平

齊地 在泰 山牟縣西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以

齊人不用師 徒故曰取 秋邾子來朝 無 楚子鄭人侵陳 遂侵

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 無 宋公陳侯衛

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 無 宋公陳侯衛

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不

言會趙盾取於兵會非好會也棐冬晉趙穿帥師林鄭地榮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

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諸侯

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傳於此發者與還文不同故釋之

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遂不言公子替其尊稱所以

時之寵號非族也故傳不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

請會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

父于衛齊甲下軍佐文十二年而立胥克克甲之子先

辛奔齊辛甲之屬大夫會于平州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

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謝

也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濟西

故曹地傳三十一宋人之弑昭公也在文十晉荀

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

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文十

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

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卒在文十三年陳靈公受盟于

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

裴林以伐鄭也楚蔣賈救鄭遇于北林與晉師相遇於陽中

牟縣西南有囚晉解揚晉人乃還解揚晉大夫晉欲求

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崇秦之與國吾

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晉人伐鄭以報

北林之役報四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

不入故不競於楚競強也為明年鄭伐宋張本

經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

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得大夫死皆曰獲

例在昭二十二年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

陳人侵鄭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與諸侯

義故貶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靈公不稱人君而稱

臣以弑者以示良史之法冬十月乙亥天王崩深責執政之臣例在四年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受楚命也宋華

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

元獲樂呂樂呂司寇獲不書非元帥也獲生死通名經言獲華元故傳特護之曰囚以明

其生獲故得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

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狂狡宋大夫輅迎也倒戟

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

昭果殺以聽之之謂禮聽謂常存於耳著殺敵為

果致果為殺易之戮也易反將戰華元殺羊食土

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疇昔猶

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

入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憾恨也殄盡也於是刑孰大焉

詩所謂人之無良者詩小雅義取不良之人相怨以亡其羊斟之

謂乎淺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畫馬

四百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

而入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叔牂羊

賤得先歸華元見而慰之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叔牂知前言以

既合而來奔叔牂言畢遂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

植將城者謳曰睥其目瞞其腹弃甲而復睥出目

弃甲謂于思于思弃甲復來于思多使其驂乘謂

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那那猶役人曰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

傳言華元不吝其谷寬而容眾秦師伐晉以報崇也伐崇在遂圍

焦焦晉河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

侵鄭陰地晉河南山北自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

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

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競強也闕椒若

以來世為令尹姑益其疾乃去之欲示弱以驕之傳言趙

楚滅若救晉靈公不君失君道也以明於厚斂以

彫牆彫畫也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

蹯不熟殺之寘諸舂使婦人載以過朝舂以草索

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

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

及溜而後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省曰

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

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夫

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

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

補過也詩大雅也衮君之上服闕過也言君能補

過衮不廢矣常服也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

麇賊之鉏麇晉晨往寢門闕矣盛服將朝尚早坐

而假寐不冠而睡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

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

也

輯要曰唯咽也

死也觸槐而死槐趙盾庭樹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

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趨登曰臣侍君

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

殺之獒猛也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為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為

用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

桑田獵也翳桑桑之多蔭翳者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見靈輒餓問其病

靈輒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

矣宦學也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請以遺之使

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簞筒也寘諸橐以與之既而

與為公介靈輒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

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問所居不告而退不

報也遂自亡也輒亦去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趙盾之

從父昆弟子乙丑九月二十七日宣子未出山而復晉竟之山也

還殺而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

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感其我之謂矣逸詩

也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憂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

隱不隱盾之罪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善其為法

屈，惜也。越竟，乃免。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宣子使趙穿

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黑臀，晉文公子。壬申，朝于武宮。

壬申，十月五日。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初，麗姬之亂，詛無

畜羣公子。謂盟誓。自是晉無公族。無公子故廢及成公族之官。

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宦，仕也。為置田。

邑以為公族大夫。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

政。其庶子為公行。庶子，妾子也。掌率公戎行。晉於是**有公族**。餘

子公行。皆官名。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括，趙盾異母弟。趙姬之中子，屏

也。季曰：君姬氏之愛子也。趙姬，文公女。成公，妙也。微君姬氏，則

臣狄人也。公許之。盾，狄外孫也。姬氏，逆之。以冬，趙

盾為旄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使

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使為哀之適。

經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

郊。牛不稱牲。未上日。猶三望，葬匡王。無傳。四月，而葬速。楚子伐陸

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無宋師圍曹，冬

十月丙戌，鄭伯蘭卒。再與文同盟。葬鄭穆公。無傳。

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言牛雖傷死，當更改卜取其吉者。郊

不可廢也。前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不行。既殯

伐戎何必至雒至雒
又何必觀兵此時目
中尚石周耶

志宜小必輕雖軍
并提却側在重輕
上故未止答以輕重
乃言大小

至氏使知其為害
情狀

左傳

而祭自啓至于反哭五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

可也已傳者嫌牛死與上不從異復發晉侯伐鄭及鄭

鄭及晉平士會入盟鄭地為夏楚子伐陸渾之

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雒水出上雒冢領山定

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楚子問鼎之大小輕

重焉示欲偏周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

也禹之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貢金九牧使九州

金貢鑄鼎象物象所圖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

神姦圖鬼神百物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

若順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魅莫能逢之逢遇用

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民無災害則上桀有昏德

鼎遷于商載祀六百載祀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

之休明雖小重也不可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可

移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致成王定鼎于郊郊

今河南也武王上世三十十年七百天所命也周

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夏楚人侵

鄭鄭即晉故也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

公子武氏之謀也武氏謀奉母弟須及昭公使戴

定鼎之下不見於
他書乃一時托辭
以天命二字坐倒
魏子耳後人乃謂
周道其否何嘗
說夢
楚在問鼎自不是
明問但彼時周室
虛微名義猶存
未必虛為楚併即

左傳

卷十

八

楚力能併周諸侯亦未必服從徒負石義之名於天下耳王孫滿在德不在鼎一語確是正論其言鑄鼎之始乃在夏后自天下之後非因得鼎而後也其言夏鼎遷商商鼎遷周必有其因昏亂如紂紂者而湯武始得休明之德坐享天祚况天命有當改之時非分所能勝

今周縱失德未必如紂紂楚之明德未必如湯武即此皆之天命亦未必虛祚楚而厭周則鼎之問也不太早計半是篇極有斟酌文字舊評謂滿却楚之功不足以贖急周之罪何其刻而不當理也

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燕姓南天使與已蘭蘭香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伯儵南以是為而子以蘭為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媚愛也欲令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人愛之如蘭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懼將不見信蘭為懷子月數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子月數妃曰陳媯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生子華子臧子

臧得罪而出出奔誘子華而殺之南里在僖十六年南里鄭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在僖二十四年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醜之及葉而死葉楚地今南陽葉縣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洩駕鄭大夫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在僖二十一年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姬姓宜為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姓姑之女為后稷妃周今公子蘭姑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也亢極與孔將

鉅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大宮鄭祖廟以與晉

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

而卒傳言穆氏所以大與於鄭天所啓也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向莒邾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莒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遠疑

也秦伯稻卒無傳未同盟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

其君夷傳例曰稱臣臣之罪也子公實弑而書子家罪其權不足也赤狄侵齊

無傳秋公如齊無傳公至自齊無傳告于廟冬楚子伐

鄭鄭

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

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責公

不先以禮治之而用伐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穆公太子夷也公子宋與子家將見

宋子公也子家歸生子公之食指動第二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

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

問之問所笑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

也欲使指動無效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

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先公為難子家曰畜老猶憚殺

之六畜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譖子家於公

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

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弒君故書以首惡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

達也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凡弒君

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弒言衆

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改殺稱弒辟其惡名取有漸也書弒之義釋例論之

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

備矣去疾子良名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堅也襄公將

去穆氏逐羣兄弟而舍子良以其讓已子良不可曰穆氏宜

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何爲獨留

乃舍之皆爲大夫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

曰必殺之子文子良之兄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

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

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感及將死聚其族

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

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而語助言必餒及令尹子文卒

鬬般爲令尹般子文之子子揚子越爲司馬薦賈爲工正

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賈爲椒譖子揚而已

得_レ椒子越又惡之_レ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嬴於

轅陽而殺之_レ遂處_二烝野_一將攻王王

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_レ師于漳澐

漳澐漳水也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澐

伯勞射王汰斬及鼓跡著於丁寧

又射汰斬以貫笠轂_レ師懼退王使巡師曰

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勞竊其二盡於是

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郟

鬪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郟淫於郟子之

女生子文焉郟夫人使弃諸夢中

虎乳之郟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

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鬪

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

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

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

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

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

左傳

訓

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冬楚子伐鄭鄭未服

也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經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

逆叔姬高固齊大夫不書女歸降於諸侯叔孫得臣卒無傳不書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寧固反馬楚人伐鄭

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公留

強成昏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公既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

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

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

秋新例故稱書曰而不言凡也不於莊二冬來反

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

示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為明年晉

衛侵陳傳

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

無傳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夏定王使子服

求后于齊子服周大夫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邢丘今河

內平晉侯欲伐之中行栢子曰使疾其民驕則數

阜縣

所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殪盡也貫猶習也周書曰殪戎殷

疾周書康誥也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此類之謂也為十五年晉滅狄傳冬

召桓公逆王后于齊召桓公王卿士事不關魯故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之役蓋在此鄭公子曼

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二子鄭大夫伯廖告人曰無

德而貪其托周易豐離下震之離豐上六變

而為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以筮必以變言其義

豐上六曰豐其屋部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

不覲凶義取無德而大弗過之矣弗過之矣不過其屋不過三歲必滅止閏一歲鄭人殺之

經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

傳例曰不與謀也萊國今東萊黃縣秋公至自伐萊無大旱無傳書

或或不事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公即

始脩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

及不與謀曰會與謀者謂同志之國相與講議利害

若不獲已應命而出則以外合為文皆據魯而言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此無秋字蓋闕文晉鄭

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

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王叔桓公周卿士銜天子之命以監臨諸

侯不同歎者尊卑之別也晉侯之立也在二公不朝焉又不使

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

免黃父節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慢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

諱經八年春公至自會無傳義與五年書過同夏六月公于遂

如齊至黃乃復無傳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略書有

事為繹張本不言公于因上行行還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也垂齊地非魯

意故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書地猶者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感繹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戊子夫

人嬴氏薨無傳宣公母也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

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無傳月三日食冬十月己丑葬

我小君敬嬴敬謚嬴姓也反哭成喪故稱葬小君雨不克葬庚寅日

中而克葬也城平陽今秦山有平陽縣楚師伐陳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經托仲遂卒下從赴晉

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蓋記異也有事于太廟

襄仲卒而繹非禮也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左傳

卷一

一

舒蓼二國名楚子疆之正其界也及滑汭滑水名也盟吳越而還

吳國今吳郡越國今會稽山陰縣也傳言楚疆吳越服從晉胥克有蠱疾惑以喪志

郤缺為政代趙盾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朔盾之子代胥

克為成十七年晉童怨郤氏張本冬葬敬嬴早無麻始用葛菲禮記

變之所由弗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火葬則以下柩雨不克葬禮也禮上

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城平陽書時也陳及晉

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言晉楚爭強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公至自齊無傳夏仲孫

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無傳秋取根牟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

東有牟鄉八月滕子卒未同盟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

卒于扈卒於竟外故書地四與文冬十月癸酉衛

侯鄭卒無傳三與文同盟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

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為春秋所

費而書名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徵召也言周微也徵聘不書微加諷諭不指斥夏

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秋取根牟言

易也滕昭公卒為宋圍會于扈討不睦也謀齊陳

韜要曰相者
切人近身衣

侯不前年與楚成故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不書諸侯

師林父帥之無將帥晉侯卒于扈，乃還。冬，宋人圍滕，因其喪。

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服。

以戲于朝。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相服，近身衣。洩冶諫

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宣示也。且聞不令，君其納之。

納藏也。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

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

洩冶之謂乎。辟，邪也。辟，法也。詩大雅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國無道危行，言孫。楚

子為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晉

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林。柳林，鄭地。國人皆喜，唯

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

經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無齊人歸我濟西田。

元年以賂齊也，不言來，公如齊，因受之。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無傳，不書。

己巳，齊侯元卒。未同盟而赴以名。齊崔氏出奔衛。齊略。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無傳。癸巳，陳

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徵舒，陳大夫也。靈公惡不加民，故稱臣以弑。六月

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無傳，歸父，襄仲之子。晉

左傳卷十 十一

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鄭及楚平故秋天王使王季子

來聘王季子者公羊以為天王之母稱字公孫歸父帥

師伐邾取繹釋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大水無傳季孫行父如

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既葬成君故稱君命

使饑無傳有水災楚子伐鄭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公

年朝齊故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偏

也高國二家齊正卿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

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典策之法告者皆當書以名今齊特以族告夫子因而存

之以示無罪又言且告以族不以名者明春秋有因而用之不皆改舊史凡諸侯之大

夫違違奔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上某氏者姓下某名

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玉帛之使謂聘不

然則否思好不接故亦不告公如齊奔喪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會

葬皆書如不其言其事史之常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

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

靈公即位於今十五年微舒已為卿年大無嫌是公于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公

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滕人恃晉而不事

宋六月宋師伐滕鄭及楚平前年敗楚師恐楚諸深怨故與之平

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秋劉康公來報聘報孟獻子之聘

即王季子也其後食采於劉師伐邾取繹為子家如齊傳季文子初聘

于齊齊侯初即位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侵小恐為齊所討故往

謝國武子來報聘報文子也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

楚師于賴北賴水出河南陽城至下蔡入淮諸侯之師成鄭鄭子

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四

年弒君故也斷薄其棺不使從卿禮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

陵楚復伐鄭故受盟也辰陵陳地賴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公孫歸父會齊人

伐莒無傳秋晉侯會狄于欒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為會去欒莒狄地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楚子而稱丁亥楚

子入陳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

後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弒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

君之讎內結強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弒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靈

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

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

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傳言楚與晉狎主盟楚左尹

子重侵宋子重公子子嬰齊莊王弟王待諸郟地楚令尹蔣艾

獵城沂艾獵孫叔敖也沂楚邑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謀慮

計以授司徒司徒掌役量功命日命作日數分財用財用作具

平板榦榦榦也稱畚築量輕重畚盛土器程土物為作程限議遠

邇均勞逸略基趾趾城足略行也具餼糧餼乾食也度有司謀監

事三旬而成十日為旬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使民

晉卻成子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

晉赤狄潞氏最強秋會于欒故服役眾狄欒欒會于欒欒眾狄服也是行也

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

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勤則功繼之詩曰文

王既勤止詩頌文王勤以創業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冬楚子

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弑君謂陳人無動將討

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

門轅車裂也栗門陳城門因縣陳滅陳以陳侯在晉靈公午

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

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

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

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

傳 卷一 二十一

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

田抑辭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

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

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

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

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

於懷而還之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

州州鄉屬示討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

父于陳書有禮也汲其縣陳本意全以討厲之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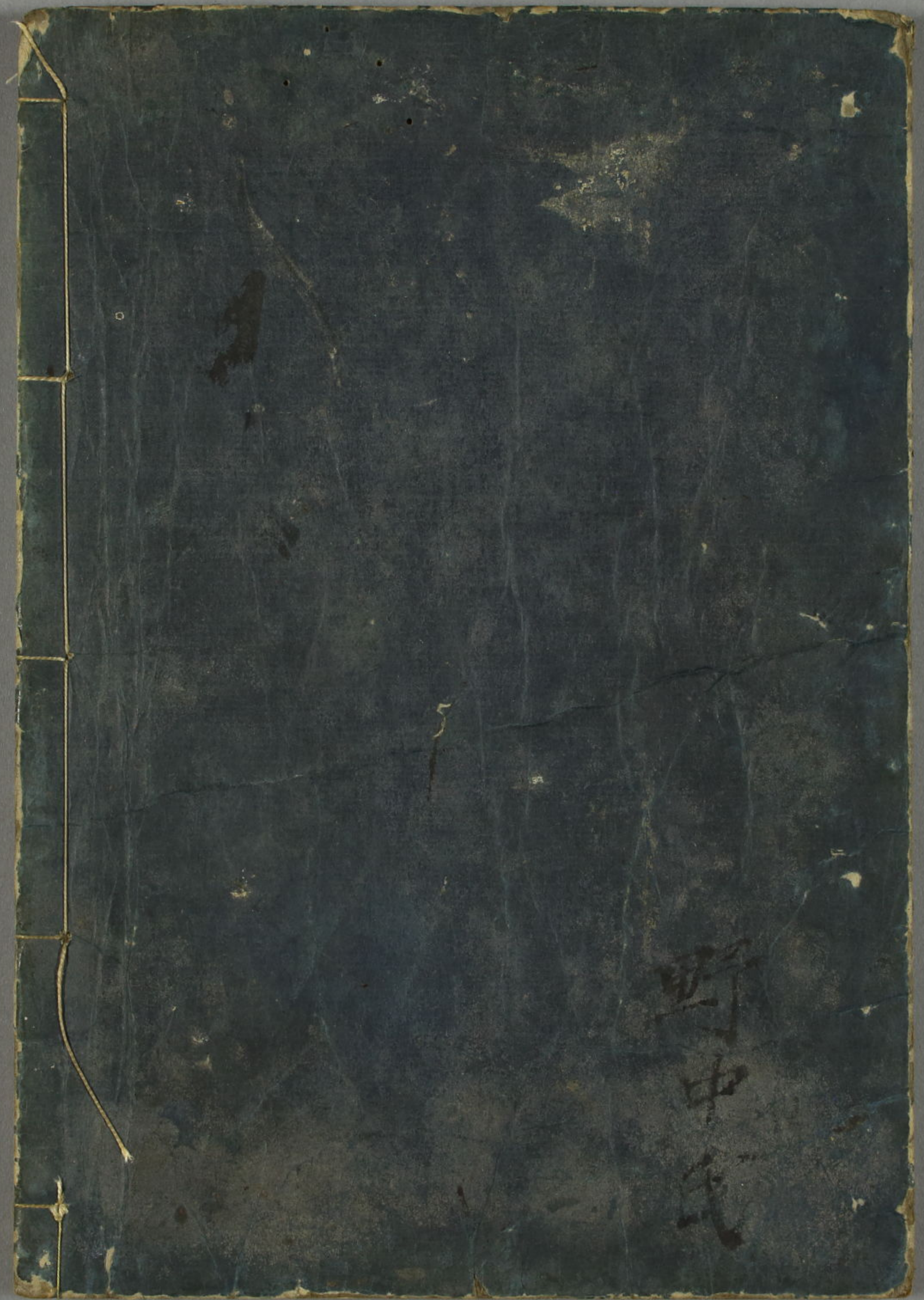
鄭伯逃歸蓋在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

陵又微事于晉既無其襄辰陵盟後鄭微事晉又

無端跡傳皆特發以明經也自厲之役鄭南北兩

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春秋左傳卷十



野中氏